

“后视镜”里的“勺子”

——再评电影《一个勺子》

陈元峰 胡 慧

摘要 | 电影《一个勺子》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直面老实善良人的现实处境，反思社会对待弱势群体的方式，进而拷问社会的冷漠和人性的卑劣。反讽和象征手法的运用，使电影在现实叙事之外增加了朦胧的诗意，深化了影片的意蕴内涵。

关键词 | 《一个勺子》；弱势群体；反讽；象征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由陈建斌执导的电影《一个勺子》以其深刻的主题，简约的风格，以及朴实的画面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影片观照的是社会中鲜有人关注的弱势群体，讲述了一对善良的夫妇好心收留“傻子”却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反而遭人勒索的故事。影片一方面拷问社会中老实善良人的处境，另一方面又反思社会对待弱势群体的方式，可谓一部为社会把脉的佳作。

一、弱势群体的悲哀处境

在西北方言中，“勺子”即“傻子”。说一个人是“勺子”，一方面可能被指称者本身确乎

存在智力或精神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则可能是被指称者的言谈举止不合于世俗，被人们认为怪异、荒诞。无论两者中的哪一种，“勺子”都是处于“被看”地位的弱势群体，失去了自身的话语权。

影片中这个无名无姓的“勺子”，仅仅因为拉条子施舍了他些许食物便尾随不舍，“勺子”作为一个被社会遗弃、少人问津的弱势者，他本能地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淳朴善良的拉条子夫妇。而处于社会底层的拉条子一家，早就因为儿子的入狱而债台高筑，他们不愿意为了一个“傻子”而招惹更多的麻烦，他

们要想方设法摆脱“勺子”的纠缠，可是每一次都不能如愿。影片后半部分，出现了“勺子”帮拉条子切羊草和搓麻绳的近景特写，这表明夫妇俩渐渐接纳了这个“勺子”。与此同时影片响起了唯一一段背景音乐，四三拍的箫声低低地响起，幽幽咽咽，仿佛无可奈何的叹息，却又透出一种接受命运的平静，甚至还隐含着恬然、和谐。插曲在此烘托出一种和乐的家庭氛围，既表明拉条子夫妇接受了勺子的存在，也表明勺子漂泊之后获得了家的温暖。之前“勺子”的漂泊无依与之后“勺子”偏偏对拉条子夫妇的依赖，一方面体现了拉条子夫妇这样的善良在社会中已经十分罕见，另一方面也反衬了整个社会其他人的冷漠无情。比如孩子们看到“勺子”时，便用雪球砸他；作为人民警察的杨警官面对拉条子的报案时说：“你没拾他时他没冻死，你拾了他他就冻死了吗？”无论是村主任、警官还是普通百姓，都对“勺子”漠不关心。而照料“勺子”的责任却落在了这一对同样是弱势群体的贫困夫妇身上，这不得不说是对整个社会对待弱势群体态度的深层次揭露与批判。相较于普通人，“勺子”是弱势群体，而相较于大头哥那一类人，拉条子也是弱势群体。影片中一次次复查出现的场景，是拉条子无可奈何地去找大头哥，又被他无情地赶下车去的片段，在这些画面里，拉条子和大头哥的对话场面用的是后机位的分切镜头，接着是从大头哥后视镜里展现的运动的长镜头，拉条子在后视镜里不断回退，渐渐缩小，仿佛被整个社会所抛弃，有一种近乎凄凉的滞留感。另一个反复出现的场景便是大头哥的妻子透过防盗门的显示器看拉条子，拉条子一次又一次被拒之门外，他的形象在显示器里收缩变形，成为一个被审视的对象。同时，大头哥妻子的形象则变得异常肥胖庞大，处于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两者形

成反差的场景，正代表了社会当中强者对弱者的居高临下的优势。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拉条子在与金枝子争吵时说：“我要不拾你，你早就饿死了！”一句台词，隐含的是金枝子的经历，也道尽整个社会弱势群体的共同命运：他们在强者通吃的社会“后视镜”里渐渐后退，在强势者的冷漠目光里渐渐缩小成一个点，遇到好心人，则可能侥幸被收留，遇不到好人，则孤独无依，四处漂泊。

二、多重视镜下的“勺子”

布鲁克斯把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1]布鲁克斯和沃伦在《现代修辞学》中说：“反讽总是涉及字面所讲与陈述的实际意思之间的不一致。表面上看，反讽性陈述讲的是一件事，但实际的意思则大为不同。”^[2]反讽是批判性文学作品经常采用的艺术手法。反讽手法的成功运用大大增加了影片反映主题的深刻性。

影片中的“勺子”真的傻吗？“勺子”的“傻”来源于社会的设定。影片当中以那身破旧肮脏的棉衣和红色遮阳帽的穿戴作为“勺子”是“傻子”的外在表现，这从影片的尾声拉条子换上这一身行头即被看作“傻子”而惨遭追打即可体认。实际，“勺子”行为举止的解释权被外界的“看客”所掌控，或者说，“看客”们确证一个人是否是“傻子”的标准只是简单的表象或社会的约定俗成。而影片中“勺子”的表现却一再暗示我们，“勺子”只

[1] 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335页。

[2] 李建军：《论小说中的反讽修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第5期。

不过是被人们看成“傻子”，他实际并不傻。

“勺子”尾随拉条子回家，拉条子一路上多次想引开他的注意企图摆脱却都以失败告终；以后的日子里，拉条子无论是将他带到遥远的地方甩掉，还是将他捆在木桩上后独自回家，抑或是独自坐车去办事将他扔在大街上，甚至是领他去游乐场玩耍，趁其意犹未尽时迅速离开，都无法摆脱这个“勺子”。就连金枝子也禁不住惊奇道：“他怎么找来的？他能找到我们的家找不到自己的家？”可见这个“勺子”有超强的方向感和辨别能力、推断能力。而且他有着和正常人一样的理解能力，当金枝子叫他换上新鞋时，当照相馆摄影师让他摆正姿势时，他都异常乖巧地完成了指令。甚至到了影片的后半部分，他还帮助拉条子夫妇干活。种种行为都显示出，这个“勺子”或许不是真的找不到自己的家，而是因为某些原因不想回家或者失去了家，他不是真的傻，而只是被“看客”视作“傻子”。“勺子”的命运，是社会冷漠和残酷的产物。他恰似阴暗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人心的自私、虚伪、贪婪和冷酷。与“勺子”相比，作为“看客”的人们，表面上的聪明伶俐却难掩内心的愚昧无知，他们想不明白生活的逻辑，只能麻木地以“人生就是这样”来安慰自己，只能从嘲笑别人是“勺子”当中获得一点点优越感。某种程度上说，这群自以为是的“看客”更具有“勺子”的成分。而影片当中拉条子夫妇的儿子也因为“太聪明了”而进了监狱。可以说，影片当中台词的这种言意悖反，在多重视镜下展示了“勺子”的含义。

《一个勺子》充分强化悖反的作用，把“勺子”和聪明人，城里有钱人（大头哥）和乡下贫困者（拉条子夫妇）等这些具有对立性质的人物

对举刻画，使其在鲜明的对照中，形成强烈的反讽效果。影片还通过对悖反性因素——主题的严肃与表现手法的荒诞，弱势群体处境的可悲与勒索欺诈者的无耻，拉条子对村主任、杨警官的期待与两者的不作为等对照性组织，进一步对漠视和欺辱弱势群体的人进行批判。

三、“羊”的象征意味

影片一开始，自拉条子与“勺子”出场，舞台就响起了两声“咩咩”的羊叫，而小羊也确是影片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它被拉条子夫妇悉心养在屋子里，甚至还被穿上了红色的小衣服，这与“勺子”戴的红色遮阳帽形成了某种照应；“勺子”近乎固执地叫金枝子“妈”，则与小羊的叫声十分相似；随着“勺子”被人领走，小羊也被拉条子宰杀，成了三哥桌上的晚餐。

小羊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对象，但“勺子”又何尝不是呢？可以说“勺子”的命运与一只小羊无异。“勺子”无话语权解释自己，更无选择权去找寻真正属于自己的归宿。无人照料时，他便漂泊，有人指认时，他只能被携上车。另外，拉条子的梦境中也出现了“羊”的意象。在梦中，拉条子缓缓拉开羊圈门，企图用匕首捅死平日里睡在羊圈的“勺子”，但当他按住对方身体时，却惊奇地发现那个人就是自己，而且嘴里发出“咩咩咩”的羊叫声，于是在人的哀号与羊的惨叫声中，拉条子完成了对自己的谋杀。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写道：“梦是一种（被压抑的、被抑制的）愿望的（经过改装的）满足。”^[1]由此也就可以猜测出，拉条子的这个梦实则包含了他对“勺子”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1] [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丹宁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第74页

的苦恼，以及想尽快摆脱困境的希求。自己捅死自己，则带有一种自我反省的意味。即此时拉条子对自己的善行得不到善报产生了困惑，同时开始怀疑自己的善良老实。而他在梦中想呼救却只能发出羊叫声，则可能寓意他在现实当中面对一批又一批的勒索者和误解他的人时百口莫辩的失语境地。影片在此进一步深化了主题，在社会当中，弱势群体很多时候只能像刀俎下的鱼肉一样任人宰割，而他们只能将满腔的怨气发泄到自己身上，除了“自戕”之外他们找不到更有效的排解方式。

四、结语

余秋雨在《戏剧理论史稿》中写道：“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富的神圣精神灌溉产生的结果。”^[1]不惑之年的陈建斌也正是由于长期做演员的积累和感悟，才导演出了这样一部发人深省的佳作。当片尾箫与钢琴

交替低诉的乐曲再次回环往复时，我们的脑海中或许还会闪现出拉条子一次次被赶下车后在后视镜里渐渐回退的场景；还会出现“勺子”被人欺凌的片段；还会出现金枝子哭泣的样子和“好人没有好报”的台词；会在演员表末尾看到小羊时想起它在影片中被宰割的镜头……当我们想起这些，我们会发现影片中不仅仅是“勺子”，还包括整个弱势群体和善良老实的人都被置于社会的“后视镜”视野当中，当时代的车轮飞速向前时，那些人却在“后视镜”里渐行渐远。如果我们发现这些，或许可以更善良地对待弱势群体，更理解拉条子夫妇这样的老实人，这或许就是这部电影的意义所在。

本文受内蒙古自治区直属高校“在校优秀本科生基本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资助。

[陈元峰 胡慧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1] 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第416页。